

三岛由纪夫
短篇小说集

I

上锁的房子

[日]三岛由纪夫 著
陈德文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上锁的房子

SHANGSUO DE FANGZI

KAGI NO KAKARU HEYA and other stories

by MISHIMA Yukio

Collection copyright © 1980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29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锁的房子 / （日）三岛由纪夫著；陈德文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

（三岛由纪夫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495-9682-9

I. ①上… II. ①三…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32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9 mm × 1 240 mm 1/32

印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彩绘玻璃	<u>001</u>
祈祷日记	<u>029</u>
慈 善	<u>065</u>
讣 告	<u>091</u>
怪 物	<u>121</u>
水 果	<u>143</u>
死 岛	<u>155</u>
美 神	<u>171</u>
江口初女备忘录	<u>181</u>
上锁的房子	<u>199</u>
山 魂	<u>249</u>
兰陵王	<u>265</u>
译后记	<u>275</u>

彩绘玻璃

彩绘硝子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化妆品卖场摆满了盛装女子似的香水瓶。纵使有人伸过手去，她们也一概佯装不知。对于他来说，这些都像是冷面美人。范围和界限内的液体，透明如岩石。摇一摇瓶子，就会泛起女子睡眼般的泡沫，随即又沉默，回到岩石状态。

退役造船中将、男爵宗方氏，买了一大瓶香水，他是为自己买的。

天下着雨，薄荷般的雨丝。他回家去，走到街角邮筒附近，他想起来了，按规定，妻子要去参加四点到九点的歌会¹。不过，女人们总喜欢实地考验一下自己打破常规的勇气，因此，老会员们两点之前就都到齐了。

宗方氏的令弟是新加坡分公司经理，他把在东京上学的儿子托付

1 围绕和歌开展各种活动的集会。

给宗方氏家，自己赴任去了。宗方氏按了门铃。据出来迎接的女佣说，侄子不在家。玄关内摆满了漂亮的草鞋。这些草鞋的主人们，已经在本该镶银的伞柄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绘玻璃。

他的书斋在后院的厢房。他在那里并非进行什么专门研究，书架上摆放着阅舰典礼的巨型军舰模型纪念品，以及举行舰艇下水仪式时各种铁、银、锡制作的纪念品。美洲木材的基座上躺卧着一只老鹰的标本。

书桌上放着一张他自己的名片。

正面——宗方禎之助。

反面——（两段八号铅印文字）被服改良运动委员会会长、少年海军知识普及会会长、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纪念会理事等等。

就是说在这张书桌上，他只要读一读下面这些东西就足够了：誊抄在和纸册子上的本年度上半年支出决算报告，还有亲戚家的女儿来玩之后忘记带回去的杂志《少女歌剧》之类。

海军时代，他只管望着墙壁打发日子。墙壁上张贴着海图、统计表和蓝图。在军舰制造方面，每艘军舰都使他名声大振。他虽然对作为造船基础的完备技术一知半解，但提出了很多惊人的新方案，诸如舰长室窗户的开关装置，炮塔的电灯要安设特殊的装置……还有，通过统计对吊床和天棚距离的不足加以说明，指出应将吊床放低几寸几分。所有这一切，无形中使他在世上赢得了名望。养父宗方男尽管出身公卿，但喜欢大型海军，每当养子获得名望，他就夸耀自己择其为婿的先见之明。不久，他死了。（顺便说明一下，禎之助的生身父亲野崎豪昶氏，早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

宗方祯之助氏的确是幸运儿。总之，他升了中将，继而成为男爵。社会上有头脸的同班同学中，他不低于前五名。

结婚使他感到“高兴”。仅此而已。经过平生第一次“洗礼”，他再度出行了……

年轻的夫人，经常在士官夫人们的集会上说自己丈夫的坏话，虽然都是老生常谈，但也颇为有力。其间，大家争相发言。宗方夫人退出之后，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说起来，这或许正是出自对自己丈夫过度的信赖。

青春期过了一半，一种深刻的癖好征服了她。她动辄就说“死”，将自己比喻成舍弃尘世的人，喜欢写和歌。这也是具有公卿华族血统的人的一种表现。

宗方氏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他几乎每天都无意识地很晚回家，翌日一早就离开家门。偶尔遇到一次放松身心的休假，一旦强烈意识到妻子的存在，便形成一种刺激。然而，长此以往，这刺激就变得不自然起来。在感受刺激的喜悦之前，自己“日常”所没有的寂寥摇撼着心灵。仅凭这一点，奉行暂时主义¹的夫妇一时有些难于想象……

进入老境，从海军退役之后，他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虽说处处“学习外国人”，但他雪白一色的夏装上，却系着一条近于大红的赤褐色斜纹领带。不过，他的趣味完全是在长年的海军生活中形成的，并不值得褒扬。

“干吗急着将自己改变成这种样子呢？”朋友们很惊讶。当他和

1 原文为英语：momentary，暂时的，刹那间的。

不良老年一起进入迟来的青春之后，他的清纯主义就受到了某位清纯的年轻女子的打击，于是，他又重新变回了严谨的老人……

眼下他打开书斋的障子门，这是两三年以后的他了。他已经是被别人称作“好人”并为之努力的善良的中老年人了。他说起话来很幽默，所以人们并不想利用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友善对待他。他相信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在他部分性格的形成过程中，有些因素使他感到困惑。如果认为那来自别人对自己的尊重，那么是打算立即羞辱对方呢，还是表示好感呢？看来只能用“善良”和“逗趣”两种形式了。他把自己置于这种超越阔达的富于亲爱之情的状态上。如果属于刚刚提到的那种所谓“尊敬者”，那就正中下怀；要是少有的真正的尊敬者，看到这位中将阁下那种放纵的样子，将会采取完全轻蔑的态度。因为不论什么样的尊敬者，最善于猝然变成态度鲜明的轻蔑者。

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个附属物——侄子狷之助。祢之助氏来做养子之前，和狷之助的父亲一天到晚吵架。哥哥做了养子，弟弟说：“这下子清静了。”也不知哥哥从哪里知道了，便气呼呼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现在，这对兄弟对此都不愿再提及，仿佛两个共同投资者，都在挖空心思点子利用对方。

祢之助打算借助年轻的侄子使自己变得年轻起来，但大都未能奏效。因此，那种青春只是无情地映射在他眼睛里。他对侄子大致保持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固执。不管怎么说，这似乎是他自身的镇静剂。

总之，如今的宗方氏是一位年迈的退役中将，他接受二流杂志的访问，和夫人一起站在盆景前合影，并在儿童杂志上登载不足一页的说教文章，还附着一张身穿金光闪闪衣服的照片。对于青春缺乏定见，

使他依旧恋恋不舍，但对于生与死的考虑，总不免过早选择了死这一方。于是，他买来了香水。眼下就在他面前。购买时耐不住诱惑，如今看来实在有些不合适，因而觉得很无聊。

将悲伤装扮成喜剧，这是人的特权。宗方氏这么做了。“无聊”若映入人的眼里，我打算将它演化为喜剧。照他的说法，演员和观众，一人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他自鸣得意，打开面对庭院的障子，隔着榻榻米走廊，立着一道玻璃窗。一只守宫为躲避雨水，紧紧贴在玻璃上，可以看到那仿佛里外翻转的粗糙而肮脏的纱布一般的肚子。拉开玻璃窗，猛然听到落在绿叶上的雨声变大了。他站在那儿，晃动着瓶子。他眼瞅着瓶内，也许那液体只是闷声不响地考虑自己的事吧。

女人睡眠般石竹花色的泡沫（总觉得像石女）向上泛起，并不想超越界线，只是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快乐。泡沫立即变成石头，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他打开盖子，两三个残余的泡沫冲出小小的瓶口。宗方氏胡乱地喷洒在西服的前胸和腕子上，一股香气立即挥发，瞬间流溢而出……



化石般的性格藏在她心里。

从高原的村落骑自行车走十分钟光景，就来到鲜花遍布、玻璃纸般的广阔的原野。少女们从别墅地骑车到这里玩耍。天蓝色金属的光辉未能一直闪耀下去。支撑在斜坡上的货架立即倾倒，划出一道炫目的弧形的亮光，同一旁另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交叉在一起，稀里哗啦翻

落在花丛中了。

高出原野一段的道路上走来狷之助和他的同学们。则子时常在街上看到他。不知为何，她总想见到他，因而她使用那无罪的恶言硬是将他编造一番。趁着大家都伸长脖子的当儿，那种个人“遥望”的责任减轻了，她也就和女伴们一道凑热闹，毫不客气地将视线投向远方。狷之助早注意到了，尽管半含着敌意和反感，但还是立即红了脸。这种敌意似乎也反映到她的身上了。以前的恶言之中，她只能看到憎恶，至少她在努力寻找这一点。她的这种异常的努力，其实是为了遮蔽她的双眼。努力本身的动机，大体来自这种反语的意思。

因而，她成了化石。她的心灵的琥珀中，只冻结着这种憎恶。

于是，她转变为某种人类化学家。相比作为有益的剧毒药，还是以易于保存的毒物原料原样贮藏。看来，爱与憎只不过是一种头衔。

但是，憎恶既然固定，此外它就不是任何东西了……

狷之助转移到伯父这里来了。伯父认识则子的父亲里见氏。狷之助并不知道里见氏是则子的父亲。一日过午，狷之助被指派驾驶公司的汽车，赶去迎接里见氏。他先在客厅里候着，看到院子尽头的山毛榉树下站着两位少女。其中一人无疑就是高原上第一个毫无顾忌盯望他的少女。他想，那位少女到这个家里玩是件好事。要不然，他还会感到几分畏惧呢。另外，他也不情愿一到里见家自己就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看来少女们已经发现了他，朝着白格子玫瑰拱门跑去了。敏捷的植物般的禽或兽，在那里弥散着洁白的疾驰和体香……

——不久，里间夫人来信了。内容是：

因为建了网球场，便想于某日举行开球典礼和比赛。在那之前的一周里，请每天来练球吧，都准备好了。

看样子，伯父很早就宣扬狷之助是个网球迷了……

球场旁边，高高耸立着一棵榉树。纤纤树影，映出一条崭新的白线，看起来犹如沉入水底的纸片。每天，狷之助和则子都不说话。他们似乎感到，一旦开口，最先必须谈到的就只有那种憎恶。宛若一个苦于应付单纯话题的人，则子的手只顾咕噜咕噜摆弄着硬球。此外还有众多的学生。处于这样的场面，所谓“性”，就像散落在桌面上的玻璃球，一旦混杂在一起，宝珠也会变得虚有其表……

唯有憎恶才是两人的纽带。他们的爱，之所以产生于被称作“斗争”这种人们最熟习的形式，是因为他们都过于怯懦。他们惊恐地缩着身子躲避在篱笆的暗影下，望着对过花儿，既想采摘又不敢伸手。看他们那副样子，只是侧目于心灵墙壁的两边，互相憎恶而已。

狷之助总是最先前来，堪称“准时”到达。他和则子两个很难等到集合的时刻。则子猜想他是“故意早到”，将他一个人抛在图书室里，不闻不问。这种猜测，使他觉得仿佛自己真的是有意早来。这样做只能是对则子心灵的接近，别无其他。则子的心目中也希望正如她所猜测的那样。

他们的休假一直持续到开球典礼后两三天，狷之助睡了个懒觉。今天是伯母出席歌会的日子。伯父有事到协会的事务所去，临出门时说回来会路过一下银座。狷之助先去朋友家，接着再去里见家。因为时间还早，又嫌回去麻烦，所以直接去那里了。

一到就吃了闭门羹，里间夫妇不在家。他们各自打来电话，说今天不能来。狷之助借了伞正要回去，则子像被追赶的勇武的母鸡一般尖声叫道：

“请不要回去！”

她等待着，心想，狷之助会被她这一声切实的叫喊镇住而停下脚步。这回则子真是焦躁极了。心里闪过的几分情爱，虽说好可怕，但她始终将此看作来自对狷之助的憎恶。

两人待在面对庭院的房子里，谁也不理睬谁。虽然有时也走近窗前，那也只是瞅瞅映在玻璃窗上对方的脸孔。女佣多次推门进来，说某某先生今天不来了，某某小姐也不登门了，等等。她讨厌那位女佣，把她看作是在两人之间制造紧张空气的使者。实际上，这种憎恶只会招来麻烦。她好几次想对狷之助说“您不要回去了”，但又犯起了犹豫。

屋内渐渐暗了，没有一丝灯光。她害怕一旦揷亮电灯，风景就会骤变。那样，说不定就会使得只有在这晦暗中才能保持的感情的秘密，一下子暴露出来。他俩不约而同地都想原样不动地待下去。

狷之助的视线倏忽从则子脸上闪过，要是一经追问，就可以即刻说是在看她身后的绘画，这使则子很气恼。看样子，他对自己的心情让人不明不白，这种视线就是证据。她一方面希望他绝不要对自己明白地表示出来，另一方面又祈求他用一种最暧昧的形式明白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她所表露的真情。

狷之助嫌屋内的空气太窒闷，随即转坐到窗边的小椅子上。身边就是则子的书桌，桌上摆放着女校时代已故同学的照片。他从第三者的立场想象着自己盯望照片的样子，于是立即浮现出则子嫉妒的表情。

他将笑颜转向则子，企图掩盖自己一时的迷惘。则子看着那张笑颜对面的女人的照片。嫉妒，这种无论多么聪明或愚昧的女人都共有的情感，将狷之助的微笑曲解为一种辩护。然而不久，她的敏感使得她为将他的微笑一直看成辩解的自己感到羞愧。本该装糊涂的她，也相应地强作笑颜。彼此的微笑，开始为他们俩唤起不具任何私心的爱情。同时，狷之助对自己由女人的照片立即感到则子的嫉妒这种超前的心思，颇为惭愧。

“这样一来，今天就不能打网球了。”

狷之助想由“网球”这类词一下子计算出包围着她的男人们。他沉默不语了。突然，则子站起身来，快速走向墙边放置在窄小台子上的花瓶。

“都枯萎了，该丢掉啦……”

她说罢，便让狷之助把盛满水的花瓶拿下来，亲自拔掉一根根花枝。狷之助抱着圆而重的大花瓶，不知不觉体验到那花瓶异常的触感。冰冷之下居然流动着幽幽暖意。他由此越发感觉到那花瓶仿佛就是则子的肉体，渐渐变得沉重起来了。

狷之助愤愤地望着则子。则子装出嗅嗅花香的样子，隔着花叶瞧看着他。渐渐地，他感到气闷起来，花间则子的容颜，像彩虹一般模糊了。

花瓶掉了。

仿佛花瓶是自动掉下来的，两人都没有喊叫，只是感觉到没有了花瓶，彼此的身体更加靠近了。于是，只能认为这是必然性所致。向下一看，花瓶破碎的裂口显露出锐利的白色，浮现于黑暗之中。这便缓和了有生以来即将炸裂般的某种冲动。

“要擦一下。”则子递过一块手帕来……

——则子迅速关上百叶窗。房内一片漆黑，只有将要干枯的花色和水光微微闪现出来。两人若无其事地离开那座屋子。



“化妆这事儿，也被郑重地写进和歌里了……那种事儿，我觉得和服衬领之类的趣味最惹人注目。”A夫人才气横溢地说开了。A夫人是和歌杂志《勾玉》的主持人，夫君是众议院议员。她歪斜着精瘦的上半身，在面前的砚台上滑动着华奢的墨。于是，砚箱盖上的秋草花纹，喘息于墨香之中。

中央部分，登载着宗方夫人苦吟的样子。往昔的妇女杂志，每年都好几次刊登夫人的照片，隐耳式鬓发近旁纤细的空白处，印着当时一流诗人的抒情诗，用细微的小字排成圆形或山形：

纵然不是这样

小鸟之歌

朝朝暮暮

淡紫色的华彩和服

你那衣裾的无常之色

在云母般秋日森林的远方

闪耀着螺钿的黑暗

那确实就是《小鸟之歌》。那位名叫丰月的诗人，不久就同一位歌剧女演员殉情了。死者的怀里发现了宗方夫人的照片，一时引起骚动。《小鸟之歌》一旁梳着隐耳发型的夫人，稍稍扬起视线，抱着桌上的花瓶，猫儿一般在上面磨蹭自己的脸……

“纵然不是这样，小鸟之歌……”那歌词传唱四面八方。不久，照片上的夫人就被忘却了。那首歌插入新创作的歌剧之中，受到好评。夫人去看了，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面孔。而且，舞台上如小鸟一般轻装的被称作玛丽安的马戏团少女，抱着膝盖咏唱着那首歌……

在座的夫人们多少都有一两个这一类的趣闻，也有的是自家创造的。其价值的大小，自然因各人吹牛术的巧拙而不同。

宗方夫人的茫然状态，对于大家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说您啊……”

“什么？”

“刈谷小姐的那首歌……喏，听着，‘射干玉的……’”

“嗯，是的，是的。”

“您知道的吧？”

她突然提高嗓门，大声说：

“嗯，知道。”

那群歌人将优雅娴静的九条武子女史当作典型看待。人们早已向她们推举夫人的名字，但夫人并不因此而满足。然而，她对自己的这种伪装又确实感到安慰。她的安慰究竟有多少？此种心理为她带来欢娱。即便同别的夫人们一起大骂丈夫，也缺乏那股子热情。首先，令她窒闷的反省和困难，使她无法彻底做到那一点。即使夫人是个十分